

新场古镇：时光深处的江南韵律

□胡德明

新场古镇，这座沉浸在岁月长河中的江南小镇，正全力以赴地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。

在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中，有20多座古镇，而新场古镇能独占鳌头，成为代表上海，与江浙两省10个水乡古镇携手开展联合申遗的瑰宝，其中蕴含的故事与魅力，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。

新场古镇，承载着千年的记忆。曾是唐代的渔港，那时的小镇，渔船穿梭，海风猎猎，渔人们在这里交换海鲜，讲述海上的奇闻异事。宋元时期，它成为盐场，盐工们辛勤劳作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繁荣。明清时期，新场古镇更是发展成为繁华的市镇，商贾云集，文化底蕴深厚。

走进新场古镇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悠远的年代。潺潺的小河，水清见底，河边的石驳岸与马鞍水桥，承载着古镇的岁月痕迹。河上的古桥，每一座都有着独特的故事，

它们见证了古镇的变迁，承载着古镇人的情感。

江南特色的老街，两旁是古老的建筑，青砖黑瓦，飞檐翘角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辉煌。那些古寺庙、古牌楼、古树，都是岁月的见证者，它们静静地立在这里，看着古镇的兴衰变迁。

新场古镇的街道上，布满了大小上千家店铺。这些店铺，既有老字号，也有新兴商家，它们各具特色，售卖着琳琅满目的商品。有古色古香的茶馆，供应着香醇的茶水，让人在品茗中感受古镇的宁静；有传统的手工艺品店，出售着精美的工艺品，传承着古镇的技艺；有特色小吃店，供应着各种美食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在这些店铺中，每一间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有的是家族传承，有的是古镇变迁的见证者，有的是游客的回忆。这些故事，汇聚成了新场古镇独特的魅力。

新场古镇申遗，不仅是对

古镇本身的一种肯定，更是对江南水乡文化的一种传承。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新场古镇的历史文化，让古镇的魅力得以延续。

在申遗的过程中，新场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得到了高度重视。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对古镇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和保护，力求恢复古镇的原貌。同时，古镇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。

新场古镇的未来，充满了期待。如申遗成功，它将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江南水乡文化。古镇的旅游业将更加繁荣，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。

新场古镇，这座时光深处的江南小镇，正以它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它的申遗之路，既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未来的憧憬。让我们期待，新场古镇能够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上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冬日祝福

□沈秋

一清早，小表姐在兄弟姐妹群里晒图，图片里是嘟着个小嘴儿，两手捏住小拳头，呼呼酣睡的小肉团子。小表姐简单地打下五个字：我做奶奶啦！

吃过晚饭，家家户户房里的灯一盏盏地亮了。橘色的灯点燃了夜幕，也把暖和的光带着家人的祝福送给远方的亲友。想起独居在老街的范阿姨，就惦记着去看看她，八十多岁的老人，一个人吃，一个人住，生了病得强撑病躯自己去社区医院挂号看病。

换上厚厚的羽绒服，穿马路，走过石头桥，拐一道弯，看到了以前住的那栋楼。巧了，从楼那边看到范阿姨手里拎个袋子，正慢慢地走过来。我几步跑过去，喊范阿姨。范阿姨愣了一下。黑影下的我戴着顶黑色的八角呢帽，脸上捂个口罩，突然站在她面前，让她有点陌生。

“范阿姨啊，是我！”

十年前下班回家。我天天骑个脚踏车，两脚蹬得飞快地从范阿姨那栋楼滑过，范阿姨眼尖地追在我背后，喊：“贝贝！停了脚踏车，过来吃花卷。刚蒸出锅的花卷，洒过葱花的，味道老香格！”

范阿姨问我怎么过来了。我讲，走到老街就顺便过来看望她老人家。范阿姨告诉我，她每天夜里吃过饭去给她妹妹读小学四年级的孙子补习数学和语文。范阿姨提起手里的袋子，拿出一饭盒蛋饺给我看：是她去超市买的五花肉剁碎了，加上一点新鲜的地栗拌匀了，在煤气灶头摊的蛋饺，蛋饺只只鼓个肚皮，都煎成两面金灿灿的。范阿姨讲，自己亲手弄的蛋饺，肉是好肉，地栗是亲手削皮的，天冷放

砂锅里扔几只，吃着放心。范阿姨讲，她妹妹的孙子就爱吃她做的蛋饺，吃了，还想吃，怎么都吃不够。

我把范阿姨装蛋饺的袋子拿在手里，送她去她妹妹那里。

再过一个月，范阿姨就82岁了。范阿姨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在北京工作，一个远在加拿大。范阿姨老早就明白，她靠不上她亲手养大的儿子，就拼命地对妹妹一家好。时常买了排骨炖了玉米，给妹妹家送过去，发了退休工资就请妹妹一家老小去吃牛肉锅，给妹妹的孙子买羽绒服，买书包……范阿姨打算等“老了”，和妹妹一起抱团养老。她的儿子也愿意拿出钱给姨妈，当作生活补助费。

我把范阿姨送到她妹妹楼下。把手里拿的袋子还给范阿姨。

我对范阿姨讲，“冬日快乐啊，范阿姨！”

范阿姨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高兴地讲：“谢谢你，也祝你妈妈平平安安的。我们老年人，吃得下饭，走得动路，就是福气。”

范阿姨的手，握在我的手里，很暖和。她的手能摸到手指上的骨节，几乎没什么肉。目送范阿姨缓缓地走进黑咕隆咚的楼道，不禁感到一丝凉意。十二月的北风吹在身上，冷嗖嗖的。

小表姐新添个宝贝小孙孙，开心地在兄弟姐妹群里晒孩子的靓照。夜里，范阿姨弓了个背，带着一盒蛋饺去送给她妹妹。

我站在街头，对着路灯，用手机给儿子发信息：冬日快乐，儿子！

微信一闪，收到儿子发来的问候，“你也快乐，妈妈！谢谢！”

匍匐在故乡的脊背上(外一篇)

□石路

每走一步，都体悟一种温暖；每次跨越，都感觉一份力量。这是我行进在亲爱的故乡，一直匍匐在它的脊背上。

无论走多远的路，不怕眼前的风寒与冰霜；无论跨越多少坎，心里不曾留下怯懦与彷徨。

故乡的朴素给了我情怀，故乡的宽厚给了我歌唱。它的身上何止驮着一群人，它的脚下分明踩着远方。

那盏儿时的灯永远在村口点亮，那条熟悉的河一直在田间流淌。我的心跳在旷野加速，我的情绪在大地昂扬。遥望这座承载我一生的故乡，我还能生出多少梦想？

不必安慰我的灵魂。看看故乡那不屈而有力的脊背，看着它每日含笑对着升起的旭日……

那潭美丽的湖

有一个传说始终在萦绕着你。从你诞生的那天起，就与人间美丽擦出火花。男女间的诗情画意散落在柳树下，姑娘小伙的爱情萌发在湖水旁。

周遭的人们，早已察觉这个秘密，三天两头来看湖面的变化。一如既往的流水，情意绵绵；习惯了的微风，吹拂着一缕稻花香。

四十多年了，那潭美丽的湖。走过的人们，总要缓缓停下脚步，与它说说当年的情话，眼帘映出心动的一幅幅水粉画。

如今的湖已成风景，传说越传越远。故事的主角却早不是当年的亚当与夏娃。

南国的树

□俞富章

到南方旅游，除了浏览到南国风光之外，还可以欣赏到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及特有的热带亚热带植物。

去年十二月上旬，我在广东阳江、茂名、湛江等地旅游，南国的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首先当然是椰子树了。无论在海边，还是在市区的公园里，或者在街头，在小区，椰子树随处可见。高耸挺拔、干净利落、威风凛凛是椰子树的特点。椰子树的这种姿态，在江南水乡算是罕见的。

由一棵棵椰子树组成的椰子林更令人惊艳，人在椰子林中漫步，陡然会有了一种生长的冲动。而在沙滩边的椰子树，则给人一种神奇的感受，它们是如何在沙滩中依然能够坚定不移、昂扬向上的？

榕树当然是南国的独特风景。尽管我对于榕树的自我纠缠和主次混淆的生存状态并不喜欢，但并不影响它在南国树种之中的地位。尤其是它的枝繁叶茂、树冠如盖的生命表现姿态，深受南方人的欢迎。在沙扒镇渡头村里由榕树营造的“独木成林”和“树抱石”奇观，着实令人叹为观止，堪称世间一绝！

我在“中国第一滩”的停车场路边，看到一种结着果的榕树，叫高山榕。高山榕是榕树中的一种。我看这里的高山榕，没有那种混乱不堪的模样（也许是经过修剪的结果），还

结出了金色的果来，不由得怦然心动。只是不知道这果子能否食用？

南国的气候温暖，更利于植物生长。我在月亮湾的金兰湾小区花园里，看到一些树，非常有趣，在A树的主干上会生长出B种的树来，我称为“一树两种”。

如，在一棵凤凰木的树身中间，居然又长出了一棵榕树。看到这种“一树两种”的生态，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妙感。想来这第二种的树种不会是人工栽培上去的，多为鸟类所为，它们嘴里叨着一粒种子向远方飞翔，一不小心，种子掉落，正好落到了这些树的身上。这些种子掉落到这些树身上后，居然不懊恼、不自弃，而是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默默生长，虽然说这有点“寄人檐下”，却也认真真地长出自己的模样来。而对于原来的那棵树而言，它的胸怀与包容性也令人敬佩。一粒陌生的种子，眼看着在自己的身上发芽生长，还要汲取它身上的营养，它却不排斥，不抑制，任它生长，它的无私和包容真是人类的楷模啊！

我在南国还看到了两种特别秀丽漂亮的树。一种是在吴川市的江心岛见到的。那天，我在江心岛步道上漫步，走着走着，一种清新亮丽的树映入眼帘，树身清秀典雅，枝繁叶茂，鲜绿色的羽状复叶，色彩夺目，姿态如画。我被它的非凡气质震撼！经请教，我才了解

到，这树叫凤凰木。实际上，我看到它的时候，还不是凤凰木最漂亮的时候，它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它鲜花盛开的时候。因其叶片如飞凰之羽，花朵似丹凤之冠，所以得名凤凰木。被誉为世界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。凤凰木的花语是离别、思念和火热青春，寓意着一种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只是我没有看到它那如丹凤之冠的花，有点遗憾。

另一种树是在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内见到的。它叫异叶南洋杉。那天，我在度假区的“卡丁车王国”前的停车场漫步，不经意间，停车场边上的绿化带中的一种树吸引了我。此树茎干直立，树形高大，姿态优美，色彩翠绿亮丽。初看我还以为是一种人工制作的假树，细看它们，是有生命的，是自然的树。当时请教度假区工作人员，说这树叫异叶南洋杉。异叶南洋杉，重点大概在异叶，它的叶子与别的杉树的叶子确实不一样，摸上去柔软而润滑，关键是色彩油亮翠绿。从有关资料中得知，异叶南洋杉花语是：基业长青。它是吉树，象征着长寿、吉祥、庄重和坚韧。对于异叶南洋杉，我的妻子一见钟情，满怀深情地找到了一株小苗，从遥远的南方带到了上海，栽在了一只小花盆里。异叶南洋杉，应该来自于南洋，在南国可生存并长得很好，不知道在上海会生存否？对此，妻子充满信心。